

記朱仰高醫師

蔣 君 章

從醫德說起

本年九月某日的星期二上午，我伴着妻求診於某大醫院的骨科主任某，電話掛得三十一號。妻的基本病，是脊椎骨由下而上的四至五節移位，所感覺的痛苦是腰痠。由X光片子中看到移位的情形。某主任在骨科醫術中負有相當的盛名，她會看過他，而且所有的台北骨科名醫，差不多都看過。他們的意見，大體可分兩派：一派是年輕的醫生，主張開刀，有相當危險性，痛苦可以改善，但能否根治？並無把握；一派比較年長的醫生，主張拖一下看，如果不惡化，也許可以拖一輩子，他們的治法，先穿鐵條做的背心，減輕上身對骨節的壓力，痛苦可以減少，過半年再照X光作比較。某主任便是作此建議的一位。我們照着他的意見，穿上鐵條背心，固然可耐久坐。不幸，她又跌了一交，又照X光，骨節移位雖無影響，但鐵條兩旁的肌肉和筋絡，受傷甚重，當時不能轉動。後來經過服用筋絡消炎藥物，並請中醫傷科推拿敷藥，中醫針灸醫生針灸服藥，經兩個月的休養，已可起坐行動，一般的看法，

再休養一個月，便可上班了。我伴她看某主任時是第三個月開始。

某主任經過察看兩張X光片子後，斷言「你的病不能好的」，請他開一個月請假證明單，他開了，只強調骨節移位及其病情，不肯填寫請假期間。我們再三說明，她現在看的是跌傷而不是移位，已經好了一大半了，再須休養一個月，跌傷部分可以好了。他堅持所謂醫生的立場，不能開具請假日期的證明單。我們說：你指的是骨節移位不能好，我們現在看的是跌傷部分，分明已經好的多了，只須再休養一個月；而且其他的醫生都開期間，照你這個開法，那是無休止的請假，等於請長假了，不是我們來看病的原意；而且請長假也不需要開單證明。但是任你說得舌敝唇焦，他的立場愈堅定，而且很堅決的說：「誰願意開有期間的請假證明單，就請誰開。」他越說聲音越大，連脖子和臉都紅了，好像要吵架的樣子。妻等待看病已經三個多小時，看她很有痛苦，他也無動於衷。我很想和他理論下去，但是這一個大醫院的新院長是我大孩子的同班好同學，他接任還不久，我這個老世伯竟和他的醫生吵鬧

起來，不成體統；所以只好自認晦氣，急忙伴她到公保門診部，幸好還掛到號。這位醫生看了X光片，問了病情，又問膝蓋以下麻不麻？我們答稱「無此感覺」。他說：骨節移位，暫可不管，仍應服筋絡消炎藥，一個月後再說，他自動的開了一個月請假證明單。現在一個月休養期已屆，她已經能上下午各坐三個小時，而且已經上班一個月了。

我們很奇怪同樣是骨科醫生，為什麼態度判然不同？一個對病家的主要求診目的全然不顧，只是堅持他不必要的立場，而且態度惡劣，向所未見。因此，使我想起我已故世的名醫師朱仰高，寫這一篇短文來紀念他，也所以使傲慢而沒有理性的醫生有點警惕。

最年輕的海德堡博士

朱醫生的大名，在大江南北，尤其是上海，真正是負有非常的盛譽的是德國著名大學醫學博士。他而且還受到他的母校的尊重。原來，在他肄業海德堡大學時，是最年輕的中國留學生；當他得到博士學位時，他是在該校歷史中最年輕的

博士。民國六十某年，是他得到該校博士學位的五十週年紀念，學校當局對這位成績優異的老學生，非常關切，特別舉行醫學會議，邀他出席，還贈他一分紀念禮品，真可以說中國人的殊榮。

仰高是浙江嘉善人，嘉善是滬杭鐵路的大站之一，和江蘇的松江縣毗連，到上海不需要兩個小時，所以開風氣之先。他的尊人是受西方教育的影響很早，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早期畢業生，服務於教育界，是滬上著名的英文教師。但是仰高自幼即對醫學有興趣，不繼承他父親的衣鉢，中學讀書，即入上海德國教會創辦的同濟大學附屬中學，以優異成績卒業，即直接升入同濟大學的醫學部門，專攻內科，注力於病理學的研究。卒業後，一面懸壺濟世，一面繼續研究病理，尤着重於化驗，為病理研究求實證。於是求診病人，往往應手而愈，聲譽雀起，浸浸而成春申江畔的名醫，病家日衆，有應接不暇之勢。其取得病家之信任，一方面固然由於他對病理與藥物特性的心得之深；他方面由於他對病家態度的和藹可親，為病家虔誠服務，不厭求詳的求取病情的實況及其發病的原因，研究的最有效的方法，處方治療。他的聲譽之獲得，是他心血的結晶，絕非浪得虛名的時下幸運醫生可比。

顧仰高並不以此為滿足，遠涉重洋，至德國海德堡大學深造。他肄業期間，長達四、五年之久，一本初衷，對病理與藥物的特性，悉心研究，富有心得，為同學所欽佩，為師長們嘉許。既得博士學位，仍返上海，執行舊業，他本是滬上名醫，久留國外得博士而歸，聲譽更隆，求治者

益衆。但他並不以名醫而自高其身份，一本服務精神，一切為病家着想，凡病家之求診者，在訊問生病經過，詳載於病歷表後，必然笑容可掬的訊問病家：「現在有什麼不舒服？」經了解後，詳加診察，然後以最誠懇的態度，告訴病家：沒有什麼大關係。病家心理上先得到莫大的安慰，即使是很重的病，他只是心知其意，不肯洩漏其嚴重性，但是他對輕病，處方後，必然說：吃幾次藥就會好的；對重病患者口氣稍變，「吃幾次藥試試看」，他始終不會說病情如何嚴重，有時候只對其家人說：此病很不簡單，並嚴囑不可使病人知道，這樣會增加他心理負擔的。

仰高是科學醫師，但與一般醫師不同，他並不輕視中醫；反之，他還抽空研究中醫書籍，有時候還採用中醫書籍中的知識和經驗，他是能開中醫藥方的，不過，他從來不使用中醫藥方而已。

慶 不為漢奸首領治病遠走重

抗戰軍興，政府西遷，仰高仍在上海租界行醫，為病家忠誠服務。由於他的名高望重，偽組織的「要人」，常常請他看病，仰高心惡之，但也不能不屈意應付。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珍珠事變發生後，租界已變色，偽組織的首領汪精衛患病，要仰高至南京診治。仰高知上海已不能再留，乃攜其長子紹亮，西走渝都，脫離魔掌。

其時軍事委員會 蔣委員長的幕僚機構侍從

室的醫務主任是德國留學的醫學博士吳麟孫醫師，和仰高有同門之誼。這位吳主任醫道極為高明，故同時也是 委員長侍從醫官。吳主任，老天特別看重他，在他面上雕了許多圓圈，同仁們都以吳麻子代其名號，吳亦不以為忤。吳主任感到一個人担任侍從醫官，沒有一個可資商量的人，頗感責任太重。聞仰高至重慶，立即延任侍從醫官。他是初從淪陷區來的，但其卓然的人格，吳主任及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錢大鈞先生都深為信任而毫無戒心。仰高遂為委員長的侍從醫官；但他不肯自閒，仍為同仁診病，我之與仰高相識，即始於此時，他身材偏矮，貌清癯，鼻高而膚色暗紅，狀如印度的聖雄甘地。鼻下好像留着一撮小鬍子，略似希特勒，看上去有點兒滑稽。

在重慶，我只患過瘧疾，毋須請仰高醫治。但是有一次我却請教了他。那是因為我的朋友之妻馮太太患病，我介紹金誦盤醫生替她看病，已有效果，藥已用盡，而誦盤適以事離開重慶。我在和誦盤閒談時，知道他和仰高是交誼頗深的老朋友。在此不得已的情形下，我只好到曾家岩官邸，向仰高求援。說明病情和請求後，仰高和顏悅色的向我說：他可以代為處方，但俟誦盤回來後，仍由他繼續診治。我懷着感激之心回去。實際上馮太太服了仰高所開之藥以後，即告痊癒，以後就毋需請誦盤先生了。誦盤處方，是朱仰高的特別長處，而其效驗和親自診病相同。其醫術之高明，由此可知，但這也是他的服務精神之一。

侍從室的醫務室是在曾家岩辦公，受第一處

管理，並為第二處同仁治病。二處主任陳布公的辦公室是在美專校街，他也時常到美專校街為陳布公看病。布公患的是相當高度的神經衰弱症，時感頭昏腦脹，先生自稱為腦病，實際上這是職業病，他在北伐戰爭以前，曾主天鐸報筆政，又久主商報筆政及編務，經常過的是夜生活，不易入睡時則服安眠藥片。從政後，主管委座的機要公事，是全天候的工作，常常夜間工作至午夜一時以後。有時服較多的安眠藥，藥性尚未全消，又要起來工作，以致頭昏腦脹。仰高至美專校街，即為布公治此病。由於他的服務態度，深得布公的信任。仰高建議，戰時工作緊張，暫仍服用安眠藥，藥量宜逐漸減少，晚上儘量早睡，俟公事較鬆時，改用他藥以代之。布公深然其說，勝利還都後，布公卸任第二處主任，工作似乎輕鬆了些，仰高雖在上海，但仍非常關切布公的健康，開一種叫做M的藥片以代安眠藥。由於對仰高的信任，初服時效果甚佳，一日，戴季陶先生缺少安眠藥，向布公索取，以M藥片援之。翌日，戴先生以電話詢問：「你這是什麼安眠藥，一點作用也沒有。」布公愠然曰：「仰高騙我，自然也無效果。實際上仰高諱言藥名，其藥乃是鎮靜劑，仰高愛護布公的苦心，自此幻滅，深為可惜。」

仰高至美專校街最勤的時間，大約是在三十四年的春夏間，是替翁秘書治心臟漏血病。重慶的夏季特長，而且燥熱難耐，常至深夜。當時沒有冷氣機，連電風扇也很少。工作繁忙時，汗流浹背，影響工作效果極大。當時重慶流行一則笑

話，其內容是這樣的：有一個作奸犯科的人，無惡不作，有人警告他，死後一定要下油鍋。他說沒有關係，我在重慶住過三年，有訓練，不怕。此雖誇大之詞，然重慶夏季之熱，由此足以證之。後來，我們發現一個清涼世界，那就是山中的防空洞，洞中有電燈，有地板，有天花板，設備相當完善。在防空洞工作，並不流汗；因此，我們擺上辦公桌，就在洞中處理公務。同在洞中工作的有翁秘書和我，還有一位書記。連續工作了三個夏天，翁秘書健康最佳，所以常在防空洞中作午睡。三個夏天過後，我們三個人都病了。陳書記的腎部生小癩子，一個好了，又來一個，連續了三個月。我則痔瘡大發，也綿延了三個月，翁秘書最嚴重，躺在床上起不來。經仰高仔細偵察，斷定是心臟漏血症，用聽筒查出心臟漏血，這真是不簡單的醫術。仰高每日八時半，必來看翁秘書，手提大皮包，安步當車，時刻不爽。也大概有三個月之久，翁秘書始告痊癒，仰高為病家負責盡職的精神，完全表現了出來。

出長公濟醫院病家常排長

龍

勝利後，侍從室最早返回上海的是第一處主任錢大鈞先生和仰高等若干人。錢先生發表了上海市長，借調仰高接收上海市的衛生機構，包括公共租界的衛生機構在內。當時上海最大、設備最完善的醫院，是租界工部局主辦，位於蘇州河（吳淞江）北岸，接收後改稱公濟醫院，即由仰

高任院長。當時，重慶的歸客，普受滬上人士所歡迎與尊重。有一位朋友，不小心把一隻公事皮包掉在出租汽車上，後被司機發現，在皮包中找出他的姓名和地址，親自送到他的住所，其被尊敬的實況，此其一端而已。到後來，許多所謂接收大員，汽車、洋房乃至於其他物質和享受，頗有逸出範圍的不規矩行動，致被輕視，而有「人心思漢（奸）」的傳說，實足為我們反攻復國以後接收人員的殷鑒。

仰高本是滬上名醫，又是重慶返滬的「御醫」，其聲譽之隆，超出齊輩甚高，於是仰高苦透了。早晨還沒有起床，室內外都是候診病人，好不容易打發完了，到醫院。在他辦公室的裏裏外外，乃至於走廊上都排隊候診。可是仰高一本原來的服務精神，和顏悅色的一個一個仔細診察，開箋處方，其有需要另作檢查的，吩咐他們到各部門檢查，俟得結果，再為處理，一點沒有厭煩的神色。我們從南京經過上海的人，有時候要排闥直入，增加他的負擔，這算是插號，隨到隨看。有一次，我返家經滬，也想享受一次特權，一看到排隊的長龍，不忍心加重他的負擔，只好在窗外打一個招呼，臨時改為問候的性質算了。他的門診病人已經够多了，但還有他的住院病人要查看，還有全院的事務要處理，真够他忙碌的了。他並沒有時間引導我們參觀這家大醫院的實況，但是我們經過醫院的路上，目之所見，清潔得纖塵不染，花草樹木，修剪整齊，工作人員，各忙各的，有條不紊，沒有絲毫忙亂現象。這些處理，可能沿自英人遺留下來的舊制，也有適合於中國

習慣的改革。我的感想，仰高管理醫院，一如替病人治病，從容應付，不慌不亂，上下一心，各盡職能，他不但是位科學醫師，而且是一位科學管理家，學術研究與行政管理有其相通之理，此其一例。這對於我以後的機關管理，頗有影響，在大陸的末期和來台的初期，我曾多次管理或大或小的機關，我試以處理學術問題的方法，處理機關事務，一切以合情、合理、合法為原則，總求改革不合理部分，提倡合理的新辦法，但是有無成功之處？殊成問題。可也有一項值得自我安慰的地方，那就是在我離開我的職位多少年後，仍有人懷念或稱道我主持時的精神和辦法，在這一方面，我自認輸於仰高了。不過我也有自以解嘲的說法，政府機關人事複雜，人心不同，利害矛盾，勝於醫院之業務單純者甚多，我的不能成功，或僅有部分的成功，或許有難於仰高所管之機關者不少。

在仰高主管公濟醫院的期間，我却有一件事，麻煩了他。我的堂嫂，在故鄉患着腹部腫脹病，肚子越來越大，甚至行動都發生困難，有時也難於忍受的疼痛。鄉間醫生多有認為是子宮癌者或鼓脹病者，她自己也認為生命的希望甚微，疼痛難忍時，以嗎啡針止痛，以致膀腿上都是紅點。在無可奈何時，她寫信到南京向我求援。我答覆她：相信中醫還是西醫？如果相信中醫，則有潘國賢醫師，在上海軍醫院服務，善治疑難雜症；如果相信西醫，則可就診於上海公濟醫院朱院長，並附有兩封介紹信。我的建議是以就診於朱院長為宜，會堂兄自蘭州返家，我們相值於南京

，我也以此意告知。堂兄返家後，決定送她到公濟醫院看仰高，經他詢問病情經過及痛苦情形，他認為不像癌症，囑其住院檢查，並與另一內婦科名醫丁名全會診。經詳細檢查後，斷定腹內生着一個腫瘤，割治後可以完全痊癒。於是就在公濟醫院開刀，在腹中取出一磅重的大血塊，自進院到出院，不過半個月，霍然而癒，健康一如常人。在她住院期間，仰高還不時抽空去看她，並且很誠懇的安慰她：就要好了，安心靜養，有問題可以直接找他。在她行將出院時，我還特別到上海去探望她，她說：朱院長實在太好了，我的命是他救回來的，你既來了，就該去謝謝他。我奉大嫂之命去謝他，他和我立談片刻，認為這是他應該做的事。我還感慨地和他說：醫生這項自由職業，既怕不出名，又怕太出名；不出名，無人請教，自覺被冷落了而難受；太出名了，則病人太多，應接不暇，整個生命，好像是為病家而活着的。如閣下，就是受盛名之累。相與一笑而別，這是我與仰高在大陸最後一次的見面。以後不久陳布公謝世，我忙着料理他的後事，雖然經上海多次，無暇去糟塌仰高的時間。其後，我又佐沈昌煥局長於新聞局，雜務較前更繁，更沒有時間去看仰高了。

來台後嚴格規定診病的時

問

我是三十八年舊曆元旦離開南京，把新聞局遷到廣州，我亦隨即南下。是年五月，我代替沈

局長把新聞局移交出去，來台就新生報總編輯之職。我記得在四月中，因公赴京，四月二十二日乘機返穗，在飛機中聽到中共在江陰荻港渡江的消息。五月下旬我自廣州坐執信輪來台，在輪船上聽到中共進攻上海的消息。在上海的親友甚多，有的知道他們不會離滬的，有的知道他們要離滬都是有辦法的，毋須我擔心掛念，但特別為仰高擔心，他主持這樣大的一家醫院，又曾做過侍從醫官，他一家大小將怎麼辦呢？我來台後，兼職特多，一天到晚忙得不亦樂乎。仰高曾經告訴我：你的心臟雖然沒有病象，但並不太強，應該注意保養，平時宜服用克洛敏與迴加林，我從香港來，備足了這兩種藥物，每服用時就想到仰高不知怎樣了？內心頗感焦慮。一日，報紙上忽見一條短短的消息，謂滬上名醫朱仰高業已來台，住泰順街六十巷六號，這應了一句俗話六六六順之意——為之欣喜若狂，急趨往探視，相見大歡。因他有待診的病家，我也有他事要辦，一笑而別，以後見面機會也極少。

仰高在滬，實在忙得太慘了。所以在台他自訂診病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在家應診，下午二時至五時在華美藥房應診。徐氏姊妹赴美、華美結束，改在德法藥房應診。過時不應診，亦絕不出診。他的理由，早晚是他自己的時間，他有杯中物的嗜好，晚上喝幾杯，休息休息，就睡了。醉後治病，可能對病家有害，故謝絕門診與出診。其實，他的用意，我是理解的。

他的門診間，沒有一個護士，也沒有其他的幫忙人，一切都不借手於人。他以讀書做札記的

卡片為病歷表，一人一卡，頁數多訂以別針夾住，以免混淆。以姓氏的筆畫為序，排列在他的診察桌後面長櫃上。老病人報出姓名（不用掛號單），他立刻可以把病歷查出，了解其舊病與新病的關連。他以科學管理方法，在私人診所中是不常見的，他服務病家，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和藹可親。而且用藥常常顧及病家的經濟，許多醫生好用洋藥，他絕不如此。他處方時常對病家說明，此藥有中國自己製造的，也有外國來的，實際效用完全相同，絕不可以因國產便宜而予以輕視。他的診所除幾種重要的針藥外，並無其他藥物，打針是他親自動手的，帶着老花眼鏡，扎橡皮帶，取血管，一針見血，熟練異常。處方的藥物，須病家自往藥房購買，為了免去讓病家來往的痛苦和麻煩，他往往問明病家的地址，親自打電話給藥房，說明所需藥物的名稱數量和服法，要藥房派人送到病人的家中，如屬急病，則必再三叮囑須在什麼時間內一定要送到，他的服務態度，較過去更為周到。

妻曾患過中耳炎，在台復發。外姑好用偏方，在大陸發病時曾以田螺蒸熟，滴水於耳中而癒。她仍用舊法施治，而不知台灣田螺中多細菌，加蒸後未能殺死。以致耳炎增劇，半個頭發麻，遍求名耳鼻喉科醫生診治，皆無效。後來找到一位自大陸遷台的名醫許姓醫師診治，他診察後搖頭不已，謂必須急行開刀。我們請他施手術，他說他開刀的時間，已排到一個月以後，你等不得。我們心急如焚，妻哭喪着臉說：「我們就要分手了」。這句話比刀刺在我的心上還痛。我們明

明知道仰高是內科名醫而不是咽喉科，但無可奈何中，只好去聽聽他的意見。他說：這是名醫師的成名祕訣，把病說得越嚴重，將來治好了，可以證明他醫術的高明。這句話在二十年前，可能有其正確性，今日科學昌明，高效的消炎藥物如此之多，何以不能用藥物消炎，而以危言嚇唬病家！他說：你們放心，用高效能消炎藥，即可奏效。他立刻在大皮包中取出一支針藥為妻打了一針。並開內服藥數種，並謂再打幾針，此藥服完，大概差不多了，他並且要華美送針藥，找個普通醫生打一下就行了。固如仰高所言，幾天後就沒有痛苦了。至今還是好好的活着，也沒有開刀。

妻曾患膽囊炎，腹膈之間疼痛難忍，時時發寒發熱，就診於仰高。妻求治時，好談久久以前的舊病，如曾發瘧疾，如久患傷風等，導引仰高以傷風兼瘧疾治療之。但痛苦愈深，冷熱接續發生，以致不能起床。我往告仰高，仰高大驚，謂可能弄錯了，膽囊炎之症狀與瘧疾相似，不等我的請求，他自動的到我家重行診察，一按腹部，痛連於背，他說這無疑是膽囊炎，他立刻回去，要德法送藥，服後漸見平服，一個月復原。這是他自動出診，無論如何拒收診金。本來，我們老同仁就診，他是不收診金的，我要求他，不收診金，我們一定送東西謝你，在我們是一種麻煩，而所送東西不一定合你的需要，是一種浪費，所以他以七折計費表示優待。

仰高所謂不出診，有時候是可以情商的，例如：香港教育界名流胡建人先生率妻女來台觀光

，這個聰明活潑的千金，在旅舍中忽發高燒，建人要我請一位醫生。我想來想去，只有仰高最可信任，因往情商，我的理由：這是僑界名流，祖國醫生不可使僑界誤為無能，為國家榮譽，務請免為其難，破例一行。他聽了我的話，立刻提着皮包，隨我而去。經他診察後，斷言是急性傷風，打幾針退燒針，吃幾包驅風藥，便可痊癒，但切忌洗澡和吃油膩物。他先注一針退燒劑，開幾種服用藥，由我送回，送他診金，幾經勉強，始行收受，他的愛國心和榮譽感，這就是一個例子。

他在滬時雖然忙得不可開交，但國外新出醫書和雜誌，照常訂閱，在台亦然。所以他的醫學術是跟着時代而前進，絲毫沒有落伍。晚年用藥，漸至神化境界。我親見兩個例子，足以一述。一位寧波籍的周姓太太，喜食台灣河蟹，認為價廉物美。不知本省河蟹，有一種寄生細菌，久食之後，出肺血，求醫無效。仰高診察後，斷定絕非肺癌，而是細菌在腐蝕肺內血管；但服藥仍然無效。仰高苦心思索，認定這些細菌的寄生之處，必非藥物可達，乃加上一種推行藥力的藥，其病霍然而癒。此老婦人至今健在，現已移居美國。立法委員陳訓念先生，患尿毒症，病發時，痛苦是在足趾，不能行走。他是在香港工作的，港中名醫，治療無效，乃在返國述職之便，就診於仰高。仰高看到港醫的處方，並無錯誤，何以無效？他苦思之餘，理解足趾居人體的最下部，藥力難及，乃加上一種推動藥力至足趾的藥物，其病因此而癒。

我和仰高居處差距不遠，但平時各忙各忙的

，見面機會極少。但在舍親施汝雄醫師的喪禮中，他看到了我。我來台以後，雖然工作忙碌，但體重卻不斷增加，高至八十六公斤。一般人都以發福祝我，仰高特別在人叢中走到我的面前，警告我：你不能再胖了，應該節食，少食澱粉、脂肪質和糖類食物。自此，我提高警覺，飯量自兩孟減至一孟、半孟，多吃素菜食品，以免飢餓。老友關切之情，迄今仍感激不已，而仰高謝世已三年了。（今年十月三日為仰高三週年忌辰）

仰高雖然是科學醫師，但對傳統的靜坐養生術，信念頗深，曾在科學內功一書上作序，稱述其功效。他自己只要一有空，就全盤足的靜坐，一點不馬虎。他下午上藥房應診，出門都是安步當車，十二時一刻左右，必在羅斯福路金門街站候公共汽車。我在政治大學上課回來，常在站上遇見他。我問他「為什麼去得那麼早？他說：他們那還清靜，靜坐時無人打擾；等我靜坐完畢，正好應診，日以為常，成為習慣了。他新居的家（六號房翻造），在大客廳的後面有一密室，便是他在家中的靜坐地方。他比我大六、七歲，但他提著大皮包，走起路來，健步如飛。靜如處子，動若脫兔，其仰高之謂乎！

仰高生日，從不通知別人，朋友們在他的醫師執照上知道了他的生日，都自動的去祝壽，他笑納不拒，稱謝不已。等到一個共同休假日，他請客晚宴。在這個機會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侍從室幾位老同事，閒話當年，樂趣無窮，今後再也遇不到這種機會了。他生日請客，只有七十歲的那年，朋友們不約而至，宴開滿堂，那天他特

別高興，他的公子紹亮等，還特別請了一班申劇演員以娛親，這也許是特別高興的因素之一。七十以後，他戒絕飲酒，由於他發現血壓增高之故。他自己名醫，服幾片降血壓藥片，便可無事，不料後來終於以此而終結了他的生命。

仰高之所謂自己的時間好休息休息，實際上並不如此。他是在畫畫。他早在上海，就拜蘇州名畫家顧鶴逸之弟為師，學習山水和蘭花。一日晚飯後，我去看他，他正在寫蘭花，他一面和我聊天，一面手不停揮，他笑着說：這是糟場時間，我稱許他頗具功力。過幾天，他拿了一張裱好了的蘭花送給我。實際上他的繪畫真正工夫是山水，他的壁上曾經懸過一幅自畫的巨幅山水，烟霧濛濛，雲山重重，既富幽趣，尤深筆力，而且氣派十足，可愛之至，吳中山水名家也不過如此，較諸當代的名畫家並無多讓。但知道他能作瀟灑脫俗的山水畫者並不甚多，可稱為畫家中之隱姓埋名者。他的慈親高壽九十餘歲在故鄉病逝，仰高得噩耗，痛苦萬分，但他並不做誦經超渡等俗事，盡出過去所作的畫，作了一次展覽，以作紀念。前往參觀者，無不驚訝地說：他不是名醫師朱某嗎？不料他還有此絕活。我們去參觀，他不說別的哀傷語，只說大陸上長壽的人不少，他們吃不飽，還要勞動，這正合於老年人的衛生之道；多吃少動，是有害於老年人的。他的脫俗瀟灑，大抵類此。其實這些話，正是他內心痛苦的另一方式之表現。

醫德的模範

好久不見仰高了，一日，待一處舊同事蔣祥慶先生給我一電話，他說他要代表仰高的家屬要求我一件事。我急着的問：仰高怎麼啦？他說已去世了，要我寫了一篇行狀。我和妻急急忙忙的跑到朱家，先向仰高遺像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禮。然後慰問朱太太和朱公子，要他們說一點仰高的遺事。其實他的事蹟，我知道得不少，寫好了，我親自送去，並且再三關照，最後的排稿，送給我校對。我知道他們很守禮俗，熱喪期間，不會到我家裏的；因此，我要他們排好了，打一電話給我，我自己會來。可是他們特別客氣，不願驚動我，逕自付印了。因此錯字和漏字甚多，使我愧對這位老友。

仰高逝世業已三年，我始終沒有時間為他寫一篇文章來紀念他。為了某骨科主任的態度惡劣，作無理由的所謂立場的堅持，而使我更加懷念這位老友生前的服務態度，不能不抽暇寫這篇短文。也許有人要說：因為仰高和我是老朋友，所以態度特別和善。這種想法，完全與事實不符，而且原諷了仰高的人格。仰高的人生觀，醫生是一種服務性職業，其目的是救治病患；任何病家在他的心目中是一律平等的；在他為病家治病，第一個印象是想各種方法救他的生命；即使是不治之症，他也要盡力量救他，至少限度，要減輕病家的心理負擔和生理痛苦，這是醫德，最高的醫德，我是仰高的老同事、老朋友，他曾經為我而兩度破例出診，這是人情味和愛國心；但當我五十七年一月三日晚上十時左右心臟病大發，生命決於俄頃時，妻急得不得了，往叩朱家的大門

，並且發出帶有哭音的高聲大叫：「我是蔣某人的家裏，蔣某人心臟病大發，請朱醫生救救他。」叫了一陣子，並無反應，當時朱家燈火已滅，是沒有聽見嗎？是不肯破晚上出診之例嗎？我沒有問過他，也不便問他，如果聽到了，也是不破例的原則，仰高處世做人，是有原則的，我絲毫沒有介意，不像某主任那樣既無人情味，而又作不合事實的所謂「醫生立場」的堅持。其實自由

中國的醫生，醫德高而重人情味、不達理性的多的是，我們絕不可以偏概全。仰高體格素健，而又善於保養。他病日的情形，還是毫無異象。不過到了德法藥房的門診部，自量血壓，覺偏高，服藥後，降不下來。返家時還是好好的，晚上還是照常看電視，但看電影時，忽然笑不合口。朱太太覺得情形反常，急喚之，無反應，自此即不能說話。送入醫院急救，

經半年無效，便與世長辭了。朱仰高醫師發病至去世，我一點也不知道，所以沒有探望過一次，引為大憾事，人生壽命，莫非真的有限嗎？不過仰高雖已去世，他的醫學造詣，他的醫術和醫德，不僅留在我個人的腦海中，我深信凡是接受過他治療的人，都會有深刻的印象，留有無窮的哀思。（六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中外文庫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壹佰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的戎馬生涯中，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明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銘先生撰成還俗記，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還俗記」增訂再版共三十餘萬言。四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臺幣貳佰肆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闔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陸拾元合售貳佰肆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頁五廿見文) 圖插「秋鏡郭悼」荼彥鄭

五十二年郭澄(左)任臺灣省府秘書長與財政廳長周宏濤(左三)教育廳長閻振興(左四)建設廳長林永樑(左五)糧食局局長李連春(左七)等列隊恭迎總統蔣公蒞臨中興新村，右為黃杰主席。



圖插「師醫高仰朱記」：章君蔣



(頁九十七見文) 影合(右)千大張與(左)師醫高仰朱